



茗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

後集

東坡五

龜山語錄云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尚
諷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
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
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
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
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云未
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云只恐風花一

片飛何其温厚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政在南京乃憤然上疏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將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其後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荅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

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厲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評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可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時急欲救之故為此言耳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宜為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夫自陛下始而後

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夫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
宗好名而畏議疑可以止之

茗溪漁隱曰東坡在御史獄吏問云雙檜詩根
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蠶龍知有無譏諷
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
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亦為之一咲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
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况
也後作神廟挽詞云病馬空嘶樞柁葵已經

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在元祐間獲
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
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滿之網後人輒謂東坡
以微文謗訕天子寧有是哉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熙寧三年三月春殿榜韓東
國呂惠卿初考阿時者皆在高等評直者
皆在下等末次道劉貢父覆考皆反之吳
冲卿陳述古多從初考葉祖洽策言祖宗多
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冲卿等奏

從初考李才元蘇子瞻編排上官均第一祖洽
第二陸佃第三上令陳相面讀均祖洽策擢
祖洽第一又問德卷所在德者佃卷號也擢弟
三子瞻退擬進士對策而獻之且言祖洽詆祖
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

茗溪漁隱曰唐昌觀玉蕊鶴林寺杜鵑二花在唐
時為盛名聞天下玉蕊花尤有詞人賦錄唐百
家詩選載王建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
点地各輕、女冠夜覓香來处惟見堦前碎月

明劇談錄云上都安樂坊唐昌觀舊有玉蕊花
甚繁每歲若瑶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
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
綠衣乘馬戎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
約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既下馬以白
角扇障面直造花所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
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女冠曰曩有玉山筆之
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皆見舉轡百步
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

天方悟神仙之遊劉賓客有詩云玉女來看
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雲車攀枝弄雪時回首
驚恠人間日易斜續仙傳云鶴林寺有杜鵑
花寺僧相傳云貞元中外國僧自天台鉢中
以藥養其根來植此寺人或見女子紅裳艷
麗遊於花下俗傳花神也一日周寶謂殷七
七日鶴林寺花天下音絕嘗聞汝能開頃刻
花此花能副重九乎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鶴林
寺宿中夜女子來謂寤曰妾為上蒼所命

下司此花非久即歸閨苑今為道者開之未
日寺僧訝花漸拆至九日爛熳後經兵火其
花遂亡信歸閨苑矣余求之唐人詩集亦
無詠此花者惟東坡守錢塘觀菩提寺南
漪堂杜鵑花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
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閨苑歸西湖
又和述古冬日牡丹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能遣
秋花發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拚放
春妍又云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

皆用此故事也余嘗謂小說載事好為附會以
聳動人觀聽使讀之者忘倦每竊疑之凡
言花卉必須附會以婦人女子如玉蕊花則言
有仙女來遊杜鵑花則言有女子司之又據遺
云蜀州郡閣有紅梅數株方盛開有二婦人高
髻大袖倚欄而觀題詩於壁曰南枝向暖北枝
寒一種春花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
留取倚欄看詩思清麗非神仙乎又龍城錄
云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

於松竹林間見美人淡粧素服出遊時已昏黑
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
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
歌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襲人久之東方
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土有翠羽啾嘈相
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凡此之類其言恠
誕無可考按誠是虛撰不足信矣
藝苑雌黃云維揚后土祠有瓊花潔白而香天下
惟此一株故好事者剏亭於其側曰無雙韓魏

公詩維揚一株花四海無同類蓋謂是也此觀
晏元獻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后土祠
玉蕊花圖詩序云此花曰王禹偁更名瓊花
按李善文選注瓊赤玉也蓋王之誤故晏集
有拒霜花詩江城嘉號水芙蓉金蕊瓊房
綻蓼風又紅梅花詩巧綴瓊瓊絃色絲三千
宮面宿臙脂又紅蓼詩絳英瓊粒傲霜前冷
落地臺亦自妍又泛濠至祁氏園詩素華
皎霜雪紅艷彼地瓊皆注云瓊赤玉也其意

蓋欲辨証世俗之謬按許填說文亦以瓊為
赤玉然瓊花之名至今不改豈其相承之久
歟又王彥輔塵史云說文以瓊為赤玉此見人
詠白物多用瓊退之雪詩云若非燭鷓鷯定
是屑瓊瑰又有今朝踏作瓊瑤跡為有詩從
昔鳳沼來等句將別有所稽耶豈用之不審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作白鶴新居上梁文叙幽居
之趣蓋以文為戲自中為啟之也其後葉少蘊
作石林谷草堂上梁文孫仲益作西徐上梁

文皆效其軀格然不能見優劣矣余亦嘗效之有云春風雨足耕隴首之晚雲秋日鱸肥釣波心之寒月

茗溪漁隱曰杜牧之九日齊山登高云江涵秋影鴈初飛與客携壺上翠微又有詩云烟深隋家寺殷葉暗相照獨佩一壺遊秋毫泰山小東坡用其語作詩云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以牧之曾作中書舍人故言紫微壺又牧之詩何如釣船兩蓬底卧秋江又憶齊

安郡云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一夜風欺竹連江雨送秋東坡用其語作詩云客睡不妨舡北背雨又云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橫拍岸風

茗溪漁隱曰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為之世所未有也路畧云乃作斯亭簷楹藥梁鑿壘柄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住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疋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藏春朝花却秋角塲無

亦作話說

脛而趨無翼而翔敵又改為其費易價榜曰
擇勝名實允當觀此銘則其製度亦可備
見也子由亦云子瞻為汝陰守以幄為亭欲
往即設不常其外名曰擇勝為作四言一章
輒愛其文故繼之略云我兄和冲塞剛立柔
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盤水嬉習氣未瘳豈
以吾好而俾民憂類尾甚清類曲孔幽風有翠
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近時吳傳
朋以東坡此銘改數字更為擇勝閣銘而書

之不知者乃以為傳朋作極可笑也

茗溪漁隱曰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辭力

少而覲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
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
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云東坡謫居儋
耳獨喜為詩積浚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
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
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
矣

茗溪漁隱曰東坡作膠西超然臺記其畧云
園之地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
與登覽故意肆志與南望馬首常山出沒隱
見若近若遠度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
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
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尤有存者北
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吊其不終
此語蓋效習鑿齒之書其後汪彥章作京
口月觀記又從而效之造語皆可喜也鑿齒

在後

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觀字皆漢人
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云一毫以上皆出於上
恩累歲偷安有慙於公議秋毫皆帝力也用長
教語

茗溪漁隱曰東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髮鬢尚
陳中聖之觴屢夜渺茫徒掛初心之劍因其
姓而用事尤為中的

茗溪漁隱曰次韻沈長官詩云莫道山中食無
肉玉池清水自生肥天慶觀乳泉賦云鐔瓊

佩之落谷灑玉池之生肥澄瀉驛通潮閣詩
云杳天低鷲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伏波
將軍廟碑之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一髮耳
皆兩用之其語倔奇蓋得意也

東坡云泗州大聖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曰世莫知
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
乃有何國余何在惠州忽被命讀倍耳太守方
子容自携告身來且語余曰此因前定無可
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

在右

與弟祕書云吾以去歲五月三日未達襄陽觸
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
能盡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
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壘
存鄧老之高南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
溪念崔徐之交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
不徘徊移日惆悵極撫乘時躊慨而泣曰若
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預斃裴社之故居
繁王之舊宅遺事尤存星列滿目璪日常流

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彥章月觀記云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鳴夷子皮之所從隨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理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及虜之未擒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

四六談塵云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

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令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厚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蒼溪漁隱曰恭寥有詩誌決事云臨淮大士亦無私應物長於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

衰

蒼溪漁隱曰子由古史云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余按史記二世為趙高所殺子

嬰立降漢王。以屬吏項王至斬之則投首
於劉項者乃子嬰非二世也又云陸遜之於孫
權高頴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
伎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余按吳志
陸遜上疏諫孫權不宜賜太子權不聽因憤
恚卒又按北史煬帝以高頴謗訕朝政誅之
二人非孫權隋文所殺其抵牾如氏子由譏司
馬遷作史記淺近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故因廷
之舊而作古史乃反若是寧不畏後人之譏乎

是

蘇少公云吾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
佐往從之游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
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
天荒且告之日子異日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君
遊廣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
過汝陽以庄白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
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
乃為足之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
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

滄海何曾斷城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不
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若溪漁隱曰冷
齋夜話載此句乃云滄海何曾斷地脉朱厓
從去破天荒遂以姜唐佐為朱虛人附會為
說今當以子由詩為正也

復齋謾錄云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
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
陳無已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
之著故無已作佛指記云余以詞義名次四君

而負於一代是也而無咎詩云黃子似城市

亦復陳君有道澤化行閭井淳張侯公謹流

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

以東坡為長公子由為少公無已答李端叔書

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

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次公之客也又次

韻黃樓詩云可恨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

作長句班馬安得擬謂二蘇也然四客各有

所長魯直長於詩詞秦晁長於議論魯直

與秦觀書曰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辭似若有
得至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以游及晁
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問之其後文
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濶萬頃海以
峭拔千尋麓黃郎蕭日下鶴陳子峭
霜中竹秦文清麗紆桃李晁論崢嶸走
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
也

復齋謾錄云張芸叟詩云夕陽牛背無人卧

帶得寒鴉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
葉隨流水歸何處半載寒鴉過別村下句

與張相合

外此孔子事

東臯襍錄云李薦方叔祭東坡文云道大不
容才高見忘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
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年少隨我追涼晚城幽徑遠芳園森木共倒
金荷家萬里難得樽前相屬老子平生江
南江北最愛臨風曲孫郎微笑坐來聲歎霜
竹蒼溪漁隱曰山谷謂此詞可繼東坡赤壁之
歌余故列東坡之詞于左方大江東去浪淘盡
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
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
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
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烟

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
夢一轉還酹江月蒼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
生傳云公嘗遊潛皖樂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
因自號山谷道人天下皆稱曰山谷而不名字
以配東坡云

復齋漫錄云無已呼山谷為金華仙伯故題李
白真詩金華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復千金模
蘇養直詩亦云金華仙伯語筆端丘壑飽經
心但見

蒼溪漁隱曰葛洪神仙傳云皇初平年十五家使
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
其兄初起索之累年不得後隨一道士與初平相
對見問羊何在初平曰近在東兄往但見白石初平
叱之白石皆起成羊後易姓為赤松子不知無已
呼魯直為金華仙伯若取其同姓皇固非黃矣
復齋漫錄云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
部老舊傳廣陵有老公羽釣於涪水自號涪翁
然則涪翁之稱古有之矣蒼溪漁隱曰後漢逸

民傳云初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人因
號涪翁復齋不取此乃取益部耆舊傳以為

異書耶

蒼溪漁隱曰魯直以雙井茶送孔常父常父
答詩有煎點徑須煩綠珠之句因戲答云知
公家亦闕掃除但有文君對相如正當為公乞
如願作書遠寄 湖錄異傳云廬陵歐陽明
道彭蠡以船中所有投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
復過有數吏來候明云青洪君相邀且曰感公

有禮且厚遺公願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
遂求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
得數年大富

東坡云眼惡剔抉齒便軟潔治眼如治民治齒如
軍治民如曹叅之治齊治軍如商鞅之治秦

此語本出魯直云

呂氏童蒙訓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
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
詩蓋儘此理矣

若溪漁隱日前輩議作詩多用古人姓名謂之
点鬼簿其語雖然如此亦在用之如何耳不
可執以為定論也如山谷種竹云程嬰杵曰立
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梅花云雍也本梨子
仲由元鄙人此雖多用善於比喻何害其為好
句也

冷齋夜話云徐師川言予於東坡山谷莖中三居
予但知敬畏者然其瑕疵予能咲之如東坡議
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也其視死生如且

暮不尔安能為哉而反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
官姑孰既至未視事聞當罷去俯就之七日
符至乃去問其故曰尔無舟吏可還士之進
退本末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為累哉堂
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
糞土然時對日者談命此皆顛倒也吾故
得而笑之

若溪漁隱曰曾直少喜學佛遂作發願文云今
者對佛發大誓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嬖欲

飲酒食肉設復為之當墮地獄為一切衆生
代受其苦可謂能堅忍者也其後悉毀禁
戒無一能行之於詩句中可見矣以酒渴愛
江清作五詩其一云廖侯勸我酒此亦雅所
愛中年剛制之常懼作災恠連堂盤拗倒
故人不相貸誰能知許事痛飲且一快嘲小
德云中年舉兒子漫種老生涯學語轉春
鳥塗窓行暮鴉欲噴主母惜稍慧女兒誇
解著潜夫論不妨無外家謝榮緒割獐見

貽二首云何處驚膺觸禍機煩公遣騎割
鮮肥秋來多病新開肉糲飯寒蔬得解圍
二十餘年枯淡過病未筋下劇甘肥果然口
腹為災恠夢去呼鸞雪打圍傳云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若戒之則誠難第節之則為
易乃近於人情也

東臯稊錄云魯曾直嘲小德有語與春鶯轉窓

秋鴈斜後改日學語轉春鳥塗窓行暮鴉以
是知詩文不厭改也

改亦不好

苕溪漁隱曰題磨崖碑後詩云事有至難天
幸耳上皇踟躕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不外間
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
事尤危臣結春秋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
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但賞瓊瑤辭諦觀
詩意皆是言明皇末午事余以唐史考之明
皇幸蜀還居興慶宮李輔國遷之西內居甘露
殿繼流高力士于巫州詩云南內誤矣又以元結
本傳及元次山集考之但有時議三篇指陳時

務而已初無一言以及明皇肅宗父子間不知
魯直所謂臣結春秋三策者更別出何書
也魯直以在紀臣甫杜鵑再拜詩子美杜鵑詩
正為明皇遷居西內而作則次出春秋三策亦
當如杜鵑詩有為而言若以時議三篇為是則
事無交涉乃誤用也或云魯直蓋用孟子吾
於武成取二三策之語然於元結果何預焉如
顏魯公湖州放生池碑載其上肅宗表云一日
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

東坡謂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此乎孰謂公區
區於放生哉此事若用之却為親切

復齋謾錄云韓子蒼言張文潛集中載中興頌

詩疑若秦少游作不惟潘溪有少游字刻兼

詳味詩意亦似少游語也此詩少游號傑出第

東玉環妖血無人掃之句為病蓋李暹周詩云若

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之死高力士以羅

巾縊焉非死兵刃也然余以杜詩有血污遊魂婦

首不得之語亦指妃子張蓋本杜也

蒼溪漁隱曰余游涪溪觀磨崖碑之側有此詩
刻石前云讀中興頌張耒文潛後云秦觀少
游書當以刻石為正不知子蒼亦何所據而耶
東臯稊錄云中興頌刻南崖石可鑑江之南北數
里草木人物毫髮畢見僧云昔有人鑿取去
行數驛夢山神追取即載還龕置崖上但
刻方二尺許尔余偶命從者洗其旁二丈餘皆光
瑩可鑑僧驚云頃未見也

蒼溪漁隱曰吾鄉乳溪有石崖亦光能鑑物与涪

溪崖石正相類人因呼為石照蘇黃門嘗題詩
云雲開石照正新磨鳥度猿攀野老過忽見
塵容應笑我年來底事白髮多

蒼溪漁隱曰余官閩中見其風俗呼父為即罷
呼子為因顧况有詩云即罷別因別即罷
及至黃泉不得在即罷前乃知顧况用此方言
也山谷送秦少章往餘杭從蘇公詩斑衣兒
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
即如常在即罷前唐子西詩妻寒葉砧兒

餒噴即罷皆用頤况語也

復齋漫錄云題于美浣花圖云鄰家有酒邀
皆去得意魚鳥來相親按世說簡文入華林
園曰會心處不必在遠脩然林水使自有濠濮
間趣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又贈見無咎詩
雞蘇胡麻留渴羗不應亂我官始香按拾遺
記晋有羗人姚馥字世芬充園人每醉中好
言王者興之事但言渴於酒群輩呼為渴羗也
在溪漁隱曰真誥云昔有傳先生者其少好道

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
鎖使穿一石槃厚五尺許云穿此槃便當得
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
得神丹乃昇太清故觀伯時画馬詩云木穿
石槃未渠透坐牕不邀令人瘦即蕭事也
北史云齊高歡在敕勒川命斛律明月奏琵琶
作歌應詔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
罩四野天蒼蒼沙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故題
陽關圖詩云想見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

牛羊氏語殊有所本也

茗溪漁隱曰筆談云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夫
晦多見初出于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甌社
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九十餘年居民行人往
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
近初微聞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
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
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
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

如飛浮於陂中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
色不類月熒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
為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嘗見之近歲不復
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
往往維舟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為玩珠又文
昌雜錄云禮部李侍郎說祕書少監孫莘
老莊居在高郵新開湖邊一夕陰晦莊客報
湖中珠現與數人同行小車徑中至水際見微
有光彩俄而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覩忽見蚌

恰如蘆席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張帆狀其疾
如風舟子飛小艇競逐之終不可及既遠乃沒
故呈孫莘老詩云甌社湖中有明月淮南
草木惜光輝故應剖蚌登王府不若含沙
弄夕雨非莘老又是高郵人用此事以擬之大為
切當

復齋謾錄云自賀方回為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
故作小詩以紀之及謫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
云千峰百嶂宜州路天黯淡知人去曉別吾家

黃叔度弟兄華髮舊山脩水異日同歸處樽
罍飲散長亭暮別語丁寧不成句已斷離腸
知幾許水村山館酒醒無寐滴盡空階雨山谷
和云湘中一線末時路極目送歸鴻去一曲陽關
雲不度山胡聲轉子規言語正是愁人處別恨
朝：連暮：憶我當筵醉時句度水穿雲心
已許晚年光景小窓南浦共捲西山雨洪覺範
和云綠槐烟柳長亭路恨取：公離去日永如年
愁難度高城回首暮春雲透盡目斷人何處解

鞍旅會天時暮暗想丁寧千萬句一寸危
腸情幾許薄衾孤枕夢回人靜徹曉瀟雨
復齋謾錄云唐朱

先至詩云一別一千

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閑時今日見玉色乃知
山谷五更歸夢三百日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取

此

若溪漁隱曰水仙花詩云借水開花自一奇水沉
為骨玉為肌暗香已壓酴醾倒只愧寒梅無
好枝第水仙花初不在水中生雖欲形容水

中生雖欲形容水字却反成語病

山谷云野人採鄭花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

名山礬海岸孤絕處補陀山澤諸以謂小白

花予疑即此花尔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

不去耶若溪漁隱曰余閱華嚴經合論云觀

世音住居補陀洛迦注云小白花樹山觀世音

菩薩居之為諸菩薩說慈悲經此山多有

小白花甚香山谷所言即此可也

藝苑雌黃云種竹者多用辰日山谷所謂振頰

辰日斲笋看上翻成是也又用臘月杜陵所謂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是也非此時移之多不活惟五月十三日古人謂之竹醉日栽竹多茂盛按筍譜云民間說竹有生日即五月十三日也移竹宜用此日或陰雨土虛則鞭行明年筍莖交出故晏元獻詩云蕒蕒渭濱族蕭蕭塵分姿如能樂封植何必醉中移宋景文詩云除地墻陰植翠筠纖莖潤葉興時新賴逢醉日終無損正似得金於

酒人黃元明詩云夏栽醉竹餘千個春糞^忘辰瓜滿百區

復齋謾錄云諺云是人眼裏有西施又云千里寄鷄毛物輕人意重皆鄙語也山谷取以為詩故答公益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華有秀色西施遂人眼梅心最為得謝陳適用惠紙云千里鷄毛意不輕

石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二
山谷下
後集

石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二

後集

山谷下

石溪漁隱曰零陵郡濬山巖秦周貞實之舊
居余住歲嘗遊之因見黃太史詩刻愛其詞
翰兼美因搨墨本以歸真佳玩也詩工首其
六云去或二十五里近天與隔斷俗子塵春蛙秋
蛄不到耳夏涼冬煖捻宜人巖中清磬僧
定起洞口綠樹仙家春惜哉此山世未顯不得
雄文銳翠珉其二云濬山濬姓人安在徵君

避秦亦不歸石門竹迳幾時有瑤臺瓊室
至今疑洞中明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舞衣
閣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澹巖天下稀
六一居士云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
盛於唐書之廢莫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予頤
高駢下至楷書手陳游瓊等皆有之蓋唐
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令文儒
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忽
不為耳

蒼溪漁隱曰本朝能書者有李西臺宋宣獻
東坡謂李俗而宋寒始是浪得名又謂建中
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余於
西臺書不多見獨見其永州澹山巖詩清
勁簡遠不減晉唐間人書則東坡之論有不
然者矣惟六一居士云五代之際有楊少師述
隆已後稱李西臺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各為一
時之絕山谷云李西臺出群拔萃肥不剝肉
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則二公之論

得之矣山谷因李君貺借示其祖西臺草聖
并書賦詩云當時高竑翰墨場江南李氏
洛下楊二人歿後數來者西臺惟有尚書郎
篆料草聖凡幾家奄有漢魏跨兩唐紙摹
石鏤多髣髴曾未得似君家藏側理數幅
水不及字體款傾墨猶濕明窓斐几開卷看
坐客失床皆起立新春一聲雷未聞何得龍
蛇已驚蟄仲將伯英無後塵迹末此公下笔
親使之早出見李衛不獨右軍能逼人山谷此

詩許可如此其不虛美矣余素未曾見宣獻
書不知其果何如但山谷云近世士大夫書富有
古人法度惟宋宣獻公耳能用徐季海書意
莫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模自成一家當無遺
恨矣又其韻清瘦而不弱亦古人所難則坡谷之
論異同如此余每欲折衷之以未見其書故不
敢耳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論蔡君謨書獨步
當世此為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章書
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少疎也天

資既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世
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為明之山谷云
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於作草
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鮮又去頃年
觀廟堂碑摹本竊恠虞永興名浮於實及見
舊刻方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為多又知蔡君
謨真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此未士大夫惟荆
公書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逸士大
夫學別公書但為橫風疾雨之勢至於不着繩

尺而有魏晉間風氣不復髣髴嘗觀王濛書
想見其人秀整所謂毫髮無遺恨者荆公嘗
自言學遽書東坡賦孫莘老墨妙亭詩云
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刀中藏稜山谷云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少令顏勝則與
雅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
正而心圓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季海
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

服膺往時觀怒視扶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為良醫誠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擻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盧蒲嬰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圖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迹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著者韻爾沈侍師道林岳麓寺詩字勢豪逸

其復竒倔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東坡蓋學徐浩書山谷蓋學沈傳師書皆青過於藍者然二公深諱之故東坡云見歐陽叔弼云余書大似李伯海余亦自覺其如此世或謂似徐浩非也山谷云余此來極愛顏魯公書時時輒有其氣骨而人以為殊未得其彷彿寫我心耳豈謂可衆目哉二公當時自言如此自今觀之人固不信也山谷跋東坡書云如華嶽三峯

卓然參昂雖造化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
年書圖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沉着
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
李太白之流士大夫學子瞻書但臥筆取妍
至於老大精神耳與顏楊方駕則未之有也
山谷自云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學
者輒萎弱不能立筆雖然筆墨各繫其人
工拙要須其韻勝且病在此處筆墨雖工於
不近也六一居士言石曼卿工於書筆畫道勁

體兼顏柳東坡言蘇子美兄弟書俱秀俊
山谷言蘇十翁兄弟皆喜大字筆力豪壯
此三人亦近世能書者恨未盡見之獨見子美
所書岳陽樓碑雖清瘦勁健然之風韻予
不甚喜之東坡云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
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亦必傳於世也容
云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
敵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
未見孔子時風氣耳祕閣續帖劉無言箋題

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
薄紹之矣余居茗溪閱無言書多矣晚年
雖用筆圓熟然乏秀氣殊不逮山谷之題詩
也余今第取歐陽蘇黃之論其著于篇若
古今諸家書評世多有之不復載之云

茗溪漁隱曰涪翁晚年再過宜州道出祁陽草
書靖節詩四首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
者其一也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者其二
也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者其三也春秋多

佳日登高賦新詩者其四也並鏡石予嘉會
事余昔經由摹得墨本愛其筆法之妙自
成一家涪翁嘗言嘉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
梵僧舍因作草數紙子瞻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
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真蹟庭堅心竊
不平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於石陽休
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
視前日所作可笑也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
恨其不及見矣今祁陽草聖正是涪翁黔州

以後作誠佳絕也東坡嘗跋之云雲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言如何東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然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藏真又有千字文真蹟舊蓄於江南李氏紙尾有後土錯金書題云懷素僧草聖戴叔倫詩云詭形恠狀翻合宜試哉是言其後此真蹟又轉蓄於董今升家紹興間歸天上矣桂林有此石刻余嘗得摹本因取古人書評

疏于後見東坡於此書且褒且貶深竊怪之其言曰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居筆所藏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一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得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嘗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為迺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為人則儻本不求工而能工如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

舉止自若其近於道者耶張長史草書頽然
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此
其懷也及其詩云顛張醉素兩秃翁追逐世
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妾自粉飾欺盲
聾有如市娼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其
貶之也至於涪翁則云張長史書即官廳壁
記指法妙天下故草聖度諸家無轍迹可尋
懷素見顏尚書遣張長史書意欲獨入筆墨
三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

肥勁難工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詳味
其記真確論矣然二人草聖之工在當時已
自李杜有歌詩推許之不特後世也謫仙贈懷
素草書歌云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
獨步墨池飛出北海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
九月天氣涼酒徒辭客滿高堂牋麻素縮
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
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
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

斗恍惚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
右蹙如飛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
家家家屏障書題遍主逸少張伯英古來
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藝不
師古古未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
舞少陵因殿中揚鑿見示張長史草書圖
賦詩云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煩見示
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緙萬里起古色鏘鏘鳴
玉動落落群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

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後拔為之主暮年思
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旭
蘇州人也逸氣感清識揚公拂篋筭舒展忘寢
食念箒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茗溪漁隱曰山谷詩雪裏過門多惡客自注云不
飲者為惡客出元次山集余以元集檢尋其
詩云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
還家亦少酣注云非酒徒即為惡客山谷又一
絕句云破外扶頭把一盃燈前風味喚仍回

黃設誓不飲酒

高陽杜裏如相訪不用閑携惡客來

復齋謾錄云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

遊麻引糜乃悟山谷詩河天月暈漁分子

擲葉風微處養麀所自茗溪漁隱曰山谷

此詩乃是河月天暈魚分子擲葉風微處

養茸非麀字韻復齋誤矣

茗溪漁隱曰後山謂魯直作詩過於出奇誠哉

是言也如和文潛贈無咎詩本心如日利欲

食之既

亭歌畧云數滓之羅方官

悅即用此菴字為有依據茗溪漁隱曰廣韻

云庵小草舍也菴、簡草又菴羅果也集韻云

庵園屋曰庵或從草菴、簡草名或作菴魯

直以菴非屋不當從方然與廣集二韻全不

合殆亦難用殊不知漢文從省文借用為菴

字耳

藝苑雌黃云荆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於高

木士女炫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鞦韆楚俗謂

之施鉤澁槃經謂之胃索古今藝術圖曰鞦韆

北方山戎之戲習輕矯者或云齊威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然攷之字書則曰鞞鞢繩戲也今其字從革實未嘗用革按王延壽作千秋賦正言此戲則古人謂之千秋或謂出自漢官祝壽詞也後人妄易其字為鞞鞢而語復顛倒耳山谷詩未到清明先禁火還依桑下繫千秋又云穿花蹴踏千秋索桃菜嬉游二月晴皆用千秋字蓋得其實也

茗溪漁隱曰杜牧之詩云蒿紅半落平池晚曲渚

飄成錦一張平生五色線顛補舜衣裳魯直皆用其語作詩云菰葉蘋花飛白鳥一張紅錦夕陽斜又云公有曾中五色線平生補衮用功深

藝苑雌黃云李濟翁資暇錄云假借書籍云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玉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右諺借書一啖還書二啖後人更足其辭至於三四因訛為癡馬細素襍記載此二事云癡之與啖其義略同或曰傭

書者之誤余謂此二字皆非按唐韻云瓶丑
飢切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
瓶則借書一瓶當用此字或又用鷓字者鷓
亦盛酒器也所謂鷓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
酒又復借沽蓋此物也山谷詩云願君借我歲
書目時送一鷓開鎮魚莫惜借行千里遠他日還
君又鷓然則借書一鷓用鷓字為勝

茗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然
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

宋興以來一人而已矣此語蓋本呂居仁江西宗
派圖叙而言叙云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
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
揚反覆盡兼衆體以此也

復齋漫錄云荆公詠淮陰侯詩將軍北面師降
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
虜東面置坐師廣武雖云晚計太踈畧此事
亦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荆公送望之出守臨江
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黃雀詩中大

垂天且割烹，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須復行，
萬里猶和鹽梅傳說。羨二詩使表譚事亦同，
許彥周詩話云：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
最奇特事。荆公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
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薄於德矣。東坡
詩：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用事當
如此向背。

茗溪漁隱曰：魯直過年興懷，李子先詩：世上豈無
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臬。題徐孺子祠堂詩曰：

屋可能無孺子，黃堂不是欠陳蕃。二詩命意
絕相似，蓋歎知音者難得耳。

復齋漫錄云：豫章嘗自贊其真云：似僧有髮，
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覓身外身。蓋亦取詩僧
淡白寫真詩耳。淡白云：也覺夢中夢，還回身
外身。堪歎余兼爾，俱為未了人。

茗溪漁隱曰：山谷以令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
少陵。少陵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
寒藤。又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白句盡堪

傳之類是也故山谷云司馬丞相驟登庸詔用
元老超群公又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
秦少游之類是也近世風俗諛甚悉以夫相呼
更不復知其字疇敢形入詩句必相顧而失色
也禮記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先事
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今不問其長幼悉以夫
呼之是不曾讀禮記寧不羞乎

復齋謾錄云潘子真詩話言霜威能折綿之句
余問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

綿瘦肩吾詩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畧曰
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
通不寒冽冽乃知折綿之事始於阮籍瘦肩
吾用此耳豈山谷偶忘之耶

復齋謾錄云東坡和山谷嘲小德末句云但使伯
仁長遠興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
父哭謝無逸詩但使添丁長終興謝客家此
舉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仝子氣骨不相屬
也絡秀本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慶出故坡用事

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
覺其切○王符傳云安定谷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
號著○晉國顯字伯仁母李絡秀少時在室顯父後為安東
夫論將軍嘗出獵遇雨止絡秀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
至獨與一婢俱數十人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後因求為妻其父
兄不許秀曰門戶珍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無庶大有益
矣父兄許之後生顯及嵩謨並列顯位絡秀謂顯曰我拙即
於汝家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吾亦何惜餘年顯等從命
由是李氏遂得
為方雅之族

茗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二 後集

茗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二

後集

秦太虛

藝苑雌黃云程公闢守會稽少游客焉館之蓬

萊閣一日席上有所悅自尔春春不能忘情因

賦長短句所謂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烟

靄紛紛是也其詞極為東坡所稱道取其首句

呼之為山林微雲君中間有寒鴉萬點流水遠

孤村之句人皆以為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

所本余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

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予
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
省夜金斗熨沉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
熨沉香與夫睡起熨沉香玉腕不勝金斗其
語亦有來處

茗溪漁隱曰晁無咎云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
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其寢之如此蓋不曾見煬帝詩耳

復齋漫錄云少游別蘇子由於斗野亭作詩云

古埭天連鴈荒祠木蔽牛不堪春解手更為
晚停舟子由和云飲食逢魚蟹封疆入斗牛
余觀其意上句取杜詩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
江魚入饌未下句取庾蘭成路已分於湘漢星
猶看於斗牛也

復齋漫錄云少游為千秋歲世尤稱之秦既沒
滕州晁無咎嘗和其韻以吊之云江頭苑外常
託春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謳雲遶扇趙
舞風回帶嚴鼓對杯盤藉草猶相對洒涕誰

能會醉卧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
悄虎觀英遊改重感慨驚濤自捲珠沉海中
云醉卧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
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無咎用之山谷
守當途日郭功甫寓焉日過山谷論文一
日山谷云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之善欲和
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
之類山谷頗厭未有以却之次日功甫又過山谷
問焉山谷荅曰昨晚偶尋得一海字韻功甫

問其所以山谷云差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
甫不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卻之
許彥周詩話云黃魯直愛與郭功甫戲謔嘲
調雖不當盡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
做甚此語切當有益於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蒼溪漁隱曰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峯一隔變炎
涼猶喜重来飯積香維摩經去維摩詰住
上方百國號香積以衆者鉢盛滿香飯悉
飽衆會故今僧舍厨名香積二字不可顛倒

也大虐乃遷就狎韻殊不成語小詞云落紅
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
無柰春歸用小杜詩莫恠杏園憔悴去滿城
多少插花人春日云却憇小庭纔日出海棠
花發麝香眠語固佳矣第恐無此理香譜
云香中尤忌麝唐鄭注赴河中所過介盡一
蒂不獲然則海棠花下豈應麝香可眠乎
同子瞻端午日遊諸寺云雙溪貫城郭暝色
帶孤禽用老杜秦中紀行詩暝色帶遠客之

語也

許彥周詩話云元撰作樹萱錄載有人入夫
差墓中見白居易張籍李賀杜牧諸人賦
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相似最後老杜亦來
賦詩記其前四句云紫領寬袍漉酒中江頭
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催林葉落日盡情
下水濱嗟乎若數君子者皆不能脫然高
蹈猶為見耶殊不可曉也若以為元撰自造
此辭則數公之詩尚可庶幾而少陵四句非元

所能道也

茗溪漁隱曰余閱淮海後集秦少游有秋興
九首皆擬古人如韓退之李賀杜牧白居易
李太白杜子美玉川子孟郊韋應物內擬子
美詩云紫領寬袍漉酒中江頭簫散作
閑人悲風有意催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車
馬幢幢誰道義市朝滾滾共埃塵覓錢椎
子啼紅頰不信山翁篋笥貧前四句與樹
萱錄同竟誰作耶

詩說雋永云秦湛處度為韓膺曾作枚菓詩
建炎間在會稽一日語僕云先得兩句大勝
商山老同居一木奴未知後成篇否茗溪漁隱
曰玄恠錄云巴邛人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
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盞巴人異之即令攀摘
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人相對乘
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
不得深根固蒂為人摘耳處度此詩殊不
善用事此但言橘中之樂不減商山烏得便

謂之商山老每橘有二老人亦烏得謂之同
居也東坡作洞庭春色賦云吾聞橘中之樂
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遊戲
於其間謝無逸詠橘詩云已却清霜後獨
餘兩大橘一朝剖而食四老欣然出乃知避
世去遠歲務深密皆善用事無疵病可指摘
也

陳履常

復齋錄謾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

不來世事相違無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其後
又寄黃克前四句云俗子推不去可人廢招
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蓋無已得意故
兩見之

復齋謾錄云晁無咎貶玉山過彭門而無已廢
居里中無咎出小鬟舞梁州以佐酒無已作
木蘭花云娉娉裊裊芳藥稍頭紅樣小舞
袖低垂心倒助邊客已知金罇玉酒勸我花
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各自羞無咎

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為梅花賦清馥艷
發殆不類其人為無已清適雖鐵心石腸不
至於開府而此詞清馥艷發過於梅花賦矣
茗溪漁隱曰乙酉歲余歸茗溪方獲復
齋謾錄見無已小詞因筆之

茗溪漁隱曰復常絕句云此生精力盡於詩
末歲心存力已疲與溫公進資治通鑑表云
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相合豈偶然耶

復齋謾錄云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剪綵為人

或縷金薄帖屏風上亦戴之像人入新年形
容改新無已立春詩巧勝向人其柰老衰顏
從俗不宜新更覺其工

茗溪漁隱曰余聞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剪綵
為人或縷剪金薄為人以帖屏風亦戴之頭
鬢所云止此即無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九字
復齋以無已詩有衰顏從俗不宜新之句遂
牽合撰此九字亦証甚矣

文昌雜錄云立春日賜三省官米勝客有差謝

于紫宸殿門杜其堂鄉說正月七日為合家家
剪綵或縷金薄為人以帖屏風亦戴之頭鬢
今世多刻為華勝像瑞圖金勝之形引釋
名華象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止等等著
之則勝入引賈充李夫人典試曰每見時八月旦
花勝交相遺與謂正月旦也今俗用立春日亦
述之然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縷金刻繒加飾
珠翠或以金銀剪極工巧交相遺問焉

許彥周詩話云無已賦宗室畫詩滕王蛺蝶

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詞立
園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近世詩人莫及也

茗溪漁隱曰寄送定州蘇尚書云杜論平生三

萬卷貂蟬當復作出兜鑿齊武帝戲周盤

龍曰貂蟬何如兜鑿對曰貂蟬生於兜鑿復

常反用此事意言蘇公之才學不當臨遣然

頗牧出於林古人以為美談復常之言非也

茗溪漁隱曰杜牧之早鴈詩云仙掌月明孤影過

長門燈暗數聲來六一居士汴河聞鴈云野

岸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皆言幽
怨羈旅聞鴈聲而生愁思至後山則不然但
云遠道勤相喚羈懷擾作愁則全不蹈襲也
復齋謾錄云漢皋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鴈
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為鮑
孤鴈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鴈乎然予
觀司馬文正詩話乃謂當為河南府法曹常
忤知府薛映因賦孤鴈詩所謂天寒稻梁少
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為帶邊城信薛大

歎賞時號鮑孤鴈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意
亦非前句可及當以張君所記為矣也

是無咎

復齋謾錄云無咎評本朝樂章不見諸集今
錄于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
云漸霜風淒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
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
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
秋千此等語要皆絕妙只一出字自是後人着

意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
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
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
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
閑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
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
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
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
外寒鴉萬點流水遠孤村雖不識字亦知是

天生好言語

茗溪漁隱曰無已稱今代詞子惟秦七黃九耳唐
諸人不迨也無咎稱暮直詞不是當家語自
是著腔子唱好詩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
自今視之魯直詞亦有佳者第無多首耳
少游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之言殊過
譽也

茗溪漁隱曰雪溪齋日記謂晏叔原工小詞如
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不愧

六朝宮掖體無舛評樂章乃以為元獻詞
誤也元獻詞謂之珠玉集叔原詞謂之樂府補
亡集此兩句在補亡集中全篇云彩袖殷勤
捧玉鍾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葉樓心
目歌盡桃花扇影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
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
夢中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
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

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
隱名姓衣冠故契精神慘怛與同之宴所曰
表弟願預坐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
者進時曹元謙念奴嬌為冠歌罷衆皆咨
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
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
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
日繁已有菩薩蠻春先好莎雞子更漏子
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五代

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
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
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
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
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
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辭語塵下又有張
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
出雖時時有妙詩而破碎何是名家至_吳獻元
歐陽永井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

如酌蠶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茸之詩尔又往
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
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
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
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
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
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
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
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

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若無鋪叙賀
若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
家美女非不妍蕪而終之富貴黃即尚故實而
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蒼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指摘其
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
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不知
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咲不自
量正為此輩發也

東臯襟錄云余昔為太學生暇日遊西池過道者
院池上壁間見東坡題詩云下馬逢佳客携壺
傍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出魚兒井好能冰
齒茶甘不上眉歸途更蕭瑟直真箇解惟詩
後有諸公和獨記無外一聯云雨園鳩逐婦風
逐燕將兒亦佳句也

復齋漫錄云元豐己未廖明畧晁無咎同登
科明畧所遊田氏者麗妹也一日明畧邀無咎
晨過田氏遽起對鑑理髮且語草草粧

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畧故有意而莫傳也
因為下水船一闋云上客驪駒至鶚喚銀屏睡
起困倚粧臺盈盈玉解螺髻風釵墜繚繞金
環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小
斜頰花交鏡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
斂眉翠雖有惜惜意空作江邊解佩

張右史

復齋謾錄云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
更在夕陽西蓋用郎士元送揚中丞和番詩耳

郎詩云河陽飛鳥外雪山嶺大荒西

復齋錄錄云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川

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
物應須日千變文潛用其意別為一詩云尚

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邊半夜

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瀟瀟蚕簇寒

蚕婦低眉愁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

供爾良獨難

茗溪漁隱日夜涼江海近天濶斗牛微張右史集

中佳句也備成集亦有之蓋誤收入非東坡所作李太白有云天清一鴈遠文潜有云天形一鴈高二句俱工未易分優劣也

金石錄云唐昭陵六馬贊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為文刻石於昭陵又琢石像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為贊刻之皆歐陽詢八分書世以為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將名氏乃仲容書

耳

茗溪漁隱曰文潜有昭陵六馬詩云天將刻隋亂

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
颯馳不及視山立儼莫回長鳴視八表擾擾萬
駕駘秦王龍鳳姿魚鳥不足摧腰間大白
羽中物如風雷區區數豎子縛取如提孩手
持掃天帚六合無塵埃艱難濟大業一非
常材惟時六驥足績與英衛陪功成鏘八
鸞玉駘行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蒼苔

溪堂居士

復齋謾錄云謝無逸嘗於黃州閉山杏花村館

驛題江城子詞云杏花村裏酒旗風烟重
水溶溶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
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晚燈籠於
香融淡眉峯記得年年相見画屏中只有
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過者必索筆於
館卒卒頗以為各目以泥塗之

復齋謾錄云晉許遜為旌陽令時江西有蛟
為害旌陽與其徒吳猛伏劍殺之遂作大鐵
柱以鎮壓其處今豫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存

未

也無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塔前
一柱立積鐵云是旌陽役萬鬼夜半昇來
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騰切勿搖撼坤軸裂
蒼苔包裹鱗皴茂我欲摩挲肘屢掣旌
陽挈家上天去只留千夫應門戶西山高處
風露寒茲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
亥袖往橫山打狂虜

張芸叟

復齋謾錄云芸叟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春

服乍成酸醅乍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
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聞
見難可著摸石延年之詩如飢鷹夜歸
逸不可言蘇子瞻詩如武庫乍開矛戟森
然不覺令人神懼子細點檢不無利鈍梅聖
俞之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王公大人見之
不覺屈膝郭功有之詩如大排進席終日揖
遜而適口者少世以為知言余以芸叟之論公否
未敢必然然觀東坡所記芸叟西征途中詩

止云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而已則東坡蓋
不以善詩待芸叟耶

茗溪漁隱曰西清詩話蔡百衲條所撰也已嘗
行於世矣余舊錄得百衲所作詩評今列
于此云柳子厚詩雄深簡淡迥拔流俗至味
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王
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
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
擬議至若君子高處廊廟動成法言恨終欠

以宋人雜唐人
已便不稱

風韻黃太史詩妙腕蹊^{不是}運言謀鬼神惟胸中
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泰
曹洞下禪尚墮在玄妙窟裏東坡公詩天
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處發
明殆盡萬斛泉源未為過也然頗恨方朔極
諫時襍滑稽故罕逢醞籍輩蘇州詩如渾
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
過處大似村寺高僧李時有野態劉夢得
詩與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

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
小雖美終帶風塵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
映千載然時作齋梁間人體段畧不近渾厚
韓退之詩山丘霆碎自成一法然壁言之樊侯冠
佩微露龔踈柳州詩若捕龍蛇搏虎豹急
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薛許昌詩天分
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人意處正若蜀秦
時復咀嚼自住工介甫詩雖乏風骨一番出
清新方似學語小兒酷令人愛歐陽公詩温

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館画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言不俗有類新及第少年畧無少退藏處同求一唱而三歎也右此十四公皆吾平生宗師追仰所不能及者猶心旣久故闡得而議之至若古今詩人自是珠聯玉映則又有不得而知也已

有數句着

王仲至

復齋謾錄云仲至與少游謁茶敏李公飯于閑

夔堂即席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酒暫回春

欽臣

已聞壁月瓊枝句更看朝

雲暮雨人親老愧紅粧翻曲妙喜逢佳客放

懷新欽臣天明又出桃源去似鏡何時要問津親

復齋謾錄云仲至使遼回謁李叅敏公席中

賦詩云窮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

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茗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四 後集

張天覺

復齋謾錄云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

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鳥亦好徽宗親

題於所御扇然予嘗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焉

曾費杜門堪羅雀

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

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子美竟無宣室召

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為嫌者蓋文勢事

精而須如此也若溪漁隱曰東坡有云怒移水
中蟹愛及屋上鳥亦佳對也夫竟無直道日
若溪漁隱曰梅聖有俞續金針詩格張天覺
有律詩格洪覺範有禁繡此三書皆論詩也
聖俞金針詩格云有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
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意含蓄方不詩格如旌
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旌旗喻號
令日暖喻明時龍蛇喻君臣言號令當明時
君所出臣奉行也宮殿喻朝廷風微喻政教燕

此是宋人極低處

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
其所也如鳥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言明君理
化統也天覺律詩格辨諷刺云諷刺不可怒張
怒張則筋骨露矣若廟堂生奔草若各死
伊周之類也未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花濃
喻媚臣秉政春寺比國家竹細野池幽喻君子在
野未見用也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沙鳥晴
飛遠喻小人見用漁人化君子夜不明之象言
君子處於亂朝退而樂道也芳草有情皆礙

馬好雲無處不遮樓芳草比小人馬喻勢利
之輩譬喻諱婁之臣樓比鈞衡之地若此之類
可為言近而意深不失風騷之體也其說數十
卷皆類此覺範禁情云杜子美詩言山間野
外事意在譏刺風俗如三絕句曰秋樹響香
倚釣磯斬新花蓋未應飛言後進暴貴可
觀也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旆言其
息重材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息春時雨
比天息以雨多故致花易壞也門外鷓鴣久不來

沙頭忽見眼相猜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
短也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言君子
蒙以養正瑾瑜匿瑕山教歲疚不發其惡而
小人未革面諂諛不知愧恥也無數春筍滿林生
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嘆
不出迎言唯守道為歲寒也前輩法其意作
之如韓雅五言詩曰風定曉叢蝴蝶鬧雨勻春圃
梧棹開又蔡持正詩曰風搖熟果時閑落兩
滴餘花亦自香亦以雨比天息也桔槔比宰相

功業之說已退閑矣時公在相州作熟果比大
臣黜落時公在安州覺範舊游天覺之門宜
其論詩之相似也余謂論詩若此皆非知詩者
善平山谷之言曰彼善穿鑿者棄其大者
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為物
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詩委地
笑以卷五

唐子西

唐子西曰

茗溪漁隱曰張大覺內前行云內前幸馬撥不開

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
昌臺此語善於敘事贊而不佞又云周公禮樂未
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向來兩公當國年民間
斗米纔四錢此語善於諷頌當而有理皆可法也
湖上云作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棲禪暮歸云
草青初過雨山紫更斜陽語意俱新
茗溪漁隱曰晚春云水國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
鯉魚風用李賀江樓曲云樓前流水江陵道鯉
魚風起芙蓉老子西有云素知行路惡敢厭

在家貧樂天有云始知為客苦不及在家貧
二聯語意絕相類並佳句也

復齋謾錄去辨蜀論云自頃諸公議論頗以蜀
人為疑苟可以防閑阻遏無不為矣其說也
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即據邯鄲盧
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魏置據秦隴而秦
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
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
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呂

布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
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景稱南唐錢鏐稱
吳越劉崇稱北漢而馬殷王審知高季興之屬
不可勝數何獨蜀也其大畧如此余後因讀外
史檮杌見五代時後唐魏王伐蜀之後朝廷頗
疑蜀人凡有勢力貨產之族悉令遣入洛隱士
張固為詩以諷曰朝廷不用蜀人稱霸何
曾見蜀人乃知子西用其意凡子西數百言
刻而立以十四字盡之可謂簡而當矣

復齋漫錄云禹貢華陽里水惟梁州岷嶓既藝
沱潛既道蔡叢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
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
石五牛置其後給蜀人云龍莫金蜀主信之
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於成都秦因
遣張儀隨石牛以入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証
蜀人吳師益醇翁金牛驛辨之以詩云唱
竒騰旌可剛修事奈常情勝謬悠禹貢
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奠金牛萬重山勢

隨坤頤勺天波到海流自西處經違世俗
庶幾同志未相沈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
年九十

復齋韓子蒼

詩說雋永云呂居仁在江西宗孤圖置子蒼其

其間韓不悅而蘇黃門初見韓詩自云恍然

再見諸光義也若溪漁隱曰予閱藥城集有

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云唐朝文士例能詩

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

復再見儲光義言詩如畫
復齋漫錄云子蒼雅言作詩文當得似詩可
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
復齋漫錄云火樹銀花冷星橋鐵鎖閉暗塵
詩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禮李行歌盡落
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
元詩也韓子蒼和館中上元遊原真官觀燈
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
情好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二回子蒼以蘇詩

弼知辰州贈詩云善戰無如新息侯漢兵統
度綠羅州愛君挽我陶溪粟直到牂牁水
口頭詩刻今在漁州洪江寨秦正典牂牁水相直
復齋漫錄云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間甘
露降於進士徐士交別業松上濃厚如酒澤其
味甜香士交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子方率僚
屬就觀之欲以上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車
馬相叫呼曰此山上亦多甘露何獨徐家地分
采群童又各持松葉吹弄甚多時有野禽

藥於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物為甘露
露自天降而偏於數畝間乎吾嘗客華陰縣
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樓之有
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
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漏併於
則未死之前矣此本蓋將槁故耳官人不信請留
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
焉元祐兩子渾娥西天慶觀松一株有甘露郡
人皆以為祥及此閭野夫之說有詣天慶觀觀之

為李益何耶然蘇意乃取梁朱起望月詩
耳來云惟餘故樓月遠逝必隨人
蒼溪漁隱曰東坡續鹿人行詩注云李仲謀家
有周昉畫背荷欠伸內人極精戲作此詩云
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
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画工欲畫無
則窮意背立春風初破睡若教回首更嫣然陽
城下蔡俱風靡子蒼用此意題伯時所画宮
復女云睡起昭陽晴淡粧不知綠底背斜陽若

教轉盼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光終不及坡詩
偉麗也
復齋謾錄云皮日休謝人送酒云門巷寂寥空
紫苔先生應渴解醒杯醉中不得相親問故
遣青州從事來晉桓温有主簿善別酒味以
好者為青州從事謂青州有齊郡言到臍也
子詹謝信守連鵬舉送酒云上饒籍甚文
章守曾共紫薇花下杯鈴閣晝閑思老病
故交從事送春來意思頗同當有辨其優劣

者
詩說雋永云王咸平黼為校書郎日嘗夢龍降
其室故子詹作咸平生日詩云昔年親擢校
書郎夜夢蒼龍繞屋樂異事那知今日應
六龍深駐載廢堂又云已向叢霄侍玉宸
更不端為付經綸不須更說人間事曾是仙
中第一人王和固陵御製詩云君王龍記
卿即其事也
復齋謾錄云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廟駕回

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子蒼取其
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畫樓妾
居海角送潮頭潮中相妾相思淚流到樓前
更不流唐孫叔向有經昭應溫泉詩云道
泉因遠御溝先皇曾向此中遊雖然水是無
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又用孫語
也

葛溪漁隱曰余以陵陽集閱之子蒼十紀為葛
亞卿作皆離別之詞必亞卿與一娼別子蒼代

賦此詩其詩有云妾願為雲逐盡檣君言
十日看歸航以此可知也又有云初合渡髮觸
事羞離筵酌酒強回頭縱言眼軟偏饒淚莫
道心癡不解愁亦佳句也陸師明跋云夏木陰
陰欲放船黃鸝啼了落花天十詩說盡人間
事付與風流葛稚川

葛溪漁隱曰子蒼題明皇上馬圖云翠華欲幸
紫雲生殿立馬樓前侍貴妃尚覓君王不面顧
綏鞍欲上故遲遲余舊觀祭天啟集集中有此

詩竟誰作耶

復齋謾錄云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子蒼云滿
昔朝以詩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
知價蓋是時子蒼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
也子蒼有和李上舍冬日詩最為世所推賞
商老有黃葉之句全篇云北風吹日晝多陰
日暮春擁塔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飛鳴摩
月墮孤音惟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
侵頽藉微官少年事病來那復一分心

蒼溪漁隱曰鄭谷等共定今體詩格一進一退韻
如李師中送唐介七言八句詩是也子蒼於
五言八句近體詩亦用此格其詩云盜賊尤如
去此蒼生困未蘇今年起安石不用哭包胥子去
朝行在人應問老夫鬢鬚須衰白盡瘦地日携
鉏蓋蘇夫字在十虞韻胥鉏字在九魚韻
詩說集永云子蒼和人詩云窮如老鼠穿牛角
拙似鮎魚上竹竿蒼溪漁隱曰余嘗踏鉏選四
外載拙固有之貧亦宜然每以子蒼自況屢

哦此聯真余着題詩也以陵陽集遍尋無
之因足成一章云執戟老人雙鬢斑陸沉三世
詩不遷官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
豈有蒲萄博名郡空餘首著上朝盤禁
華白象無絲許正坐平生骨相寒
若溪漁隱曰汪彥章自吳興移守臨川會吉
甫以詩近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精宮裡
近題詩先以示子蒼蒼蒼為改兩字云白玉堂
若溪曾草詔水精宮冷近題詩迥然與前不侔

若溪曾草詔水精宮冷近題詩迥然與前不侔

若溪漁隱曰子蒼謝人寄茶笥子詩云看君眉

宇真龍種尤解橫身戰雪濤盧駁元亦有

若此詩云到底此君高韻在清風兩腋為渠生

皆善賦詠者然盧優於韓

若溪漁隱曰去非舊有詩云風流丘壑真吾事

籌策廟堂非所知其後登政府無所違明

粹如其言九日詞云九日登臨有故常隨晴

隨雨一傳觴用退之淮西碑欲事故常之語又
憶洛中舊日遊詞云惜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
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疎影裡吹
笛到天明此數語奇麗簡齋集後載數詞
惟此詞為優

詩說騭永云京師葆真宮中垂楊映沼有山林之
趣去非將罷尚符璽日題其池亭云聊將兩
岸影負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
若溪魚隱曰去非詩云一官成一集盡付古沙頭蓋

用王筠事而楊大年亦如此南史王筠自撰其
唐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
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
於世本朝名臣傳楊億為文每官成一卷集
所看括蒼武夷穎陰韓城退君汝陽蓬出辭
惠藜冠鰲等集
四六談麈云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
攻輔方宅大憂為言者令貼麻改陳云方服私
報說者又以為語忌王初寮京師華陽持餘

服麻云矧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願忠孝
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四六賀方回非草始時意謂公與蘇師公亦

復齋謾錄云方回詞有鴈後歸云乃剪合歡

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艷歌淺笑拜嫣然願

即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

幽襟悽斷堪怜舊遊夢掛碧雲邊人歸落

鴈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途方回過焉合

席上作也旺本臨江山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

詩故易以鴈後歸云

唐劉鍊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人日席上作詩云

入春級七日離家已二千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

鴈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

周明老

復齋謾錄云荆楚歲時記云冬至後一百五日即

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

青春老瘦馬肥牛綠玳深又見明老詩稿云

疾風甚雨悲遊子峻嶺崇岡悲故鄉君溪漁

隱居余亦云飛絮落花春向晚疾風甚雨
暮生寒氣無語千絲一絮又具明詩詩云
亦我與其雨爾之云云王昌王詩非其兩
夷之四野云詩與此詩同者至其百五其
詩固明矣其春與爾之詩歌或亦非其兩
則之詩然其云爾之云云無語其云其
火查其云日語其云其云其云其云其
其云其云其云其云其云其云其云其
若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四 後集

若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五 後集

宋朝雜記上

蔡寬夫詩話云唐學士院在右銀臺內含元殿
宴罷歸院多經散武樓故鄭略酬通義劉
相瞻詩曰劉網暗惜飛輪便散武樓中似去
年蓋以嘗與瞻同為學士侍宴故也故事凡
禁中有燕設則學士院備食以巡從官家
宣獻公能禁林後因宴日再至以詩寄固
院云雲間下閣仙韶曲禁裏還過散武樓

蓋用唐事前輩立意命辭皆不草草此尤

精確云謂禁林外因宴日再至心語音固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言玉堂故事人多不解

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正

以美帝諱蓋此四字出於漢李尋傳且玉堂殿名而

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云

禁久汚玉堂之廬至英廟嗣位乃行徹去及元豐

中有翰林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復榜院門

以為臣下光寵詔可是乞以殿名名其院也不

遜甚矣僕退而檢漢書蓋漢之待詔者或在

許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官者或在黃門時李

斯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杜問災異對曰

臣尋位卑術淺偶遇衆賢待詔食太官衣

御府以汚玉堂之廬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

然未央制度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畧載之

奉嘗上疏曰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

節檢外者從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

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

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乃武帝所造也僕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若溪漁隱曰金坡遺事云淳化二年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有劄子乞御書玉堂之署太宗飛白四字付宰相李昉於中書而賜之以光禁林事始於此也

復齋漫錄云錢內翰希白畫景詩云雙蜂上簾額獨鵲鳥衣庭柯棗一字最其所用意處然葦蘇荆燕鷺曲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

裊裊已落第二矣

許彥周詩話六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山莊晉公詩曰午橋莊上竹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唯難歎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遊洛水濱昨

其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又作擬盧仝詩云門前飛揚花屋後惡水鳴青蛙案上病

卷書堯典與舜典留與添了作生涯擬古當如
此相似方可傳法以傳曾長時又入又亦對書在
昔漢漁隱曰沈存中筆談云真宗時向文簡敏
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武昌曰為翰林學士當
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已來未嘗除僕射今日
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
復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
指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
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

在右

真悄然無人昌武典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
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懽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
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降麻揆此非常之命自非
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
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
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
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
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
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

中大耐官或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
相風流在坐守蕈瓢不許窮張仲宗作向伯
恭雍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官或百年由
見典刑存本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沉其初相
也真宗密使中人覘之曰朕首命沉為相汝松
往覲其忻戚中人還言其問無車馬蕭然如
常上嘆曰李沉大耐官或豈非名臣傳所記之

誤耶

幕府燕聞錄云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

復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公羽引
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為然
即請守相州蒼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士
志入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者或
者獻詩於魏公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為書錦
之禁可謂能規勸矣
文彙錄云大師潞公西歸開封推官趙君錫
作小詩二十篇紀恩寵以送行其尤為人傳誦
者如樂人都用教坊家席上群公換舌誇內

兼宣者蕉葉盛御前賜出鏤金花坐上綵
初佳句傳中官馬得便聞天聖人含笑搜
大尋了依韻當時賜和篇西苑重排錢會時
新篇御製降彤墀明朝上已無公事赴宴
臣僚捲進詩雖王建宮詞無以過此也
法藏碎金云余壯歲歷官之日嘗見公館壁上
有題詩云猛風拔大樹其樹根已露上有寄
生草青春猶未悟不知何人之作也因知物理
自昔而然先覺形言警戒多矣

復齋漫錄云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曆中以鄴
中薦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未春廷試第
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
云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奈讀唐文粹見
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
昔然此江邊魚龍閃閃燦黑浪高於天今日
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
好乃知當世取肩吾未句題於江亭耳非自作
東也

東臯襟錄云呂文穆蒙正少年讀書西京龍門
利涉院壁間題詩云恠得池塘春水滿夜來
雷雨起南山狀元宰相之兆已見此詩矣
苕溪漁隱曰荆楚歲時記云立春日悉剪綵為
燕子以戴之故歐永叔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共
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殿聞雙燕
併知春色上釵頭皆立春貼子詩也
藝苑雌黃云修真入道秘言曰以立春星宿辰北
則望有紫綠白雲者為三元君三素飛雲三元君

以是日乘八輿上詣天帝子候當再拜自陳某
已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升
天歲時廣記載此事云臣錯按舉場嘗試之
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蘇子容作皇太妃
閣春貼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
玉晨許沖元作皇帝閣春貼子云三素雲飛
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中二顛倒者者十有七八其一
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

東古人有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
志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
而反自勞役老而弥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人
九十適隨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
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
之事乎

上庠錄云胡先生瑗湖州人以德行名於時州人遣
子弟從之學者數百人慶曆四年仁宗與太
學有司乞取胡明取先生法以為太學法遂著

為令傳者謂今五等齋規是也後數年先生始
來居太學四方之士聞先生名自遠方而至太
學不能容遂傍取官舍以為舍學太學無
廡即御書閣所在祖宗以來嚴火禁而齋不
許燈先生請於朝乞勿禁燈惟遺火者以皇城
法論自是士始便之

四六談塵云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一
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
警戒相戒之道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

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
典而重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中書舍人六員皆預省
事常以其間一人專掌書畫故謂之知制誥
闕則用他官兼知其後翰林置學士遂分內外
制學士自外官拜者貞元初召試制書批卷詩
各一首張仲素後人加賦一首名曰五題惟自中書
舍人拜則免試為其嘗已掌外制故也李文正
公顯德中以主客員外郎遷屯田郎中為學士

竇儼以詩賀之曰新銜錦帳連三字舊制星
垣放五題蓋以此也貞元已前學士或猶未重
故滿三歲始遷知制誥元和後自學士入為相
者十七人故自舍人拜者皆以為優然制誥本
中書正職事何用更入銜元豐官制行雖以
舍人分隸六房事命詞書畫皆隨其房掌
之有闕則事簡者兼逐削去知制誥而惟
學士帶之蓋制命本出中書學士特掌之故

蔡比所以為稱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
止事官設床几面南判紫三道宰相別施一床
坐於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
此礼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言設壇褥於庭
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立於東北隅
俟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
角盖有餘風也吳正憲詩云聖世建官追茂
制唐家壓角夫前規皆以記此宰相不親送
或曰馮瀛王為相時判紙尾罷之後遂不講舊

制辭皆有潤筆隨官品為定數以謂當制官
諱頭踈數不同其所得亦有多寡不均因請
集而分之故元獻有潤毫均厚薄之句其後當
送而不至者往往舉謀催焉是以正憲公詩併
及之此皆西垣舊事元豐官制行遂罷潤筆
今惟石刻官品物數尚存於舍人廳壁云
文昌雜錄云余記中書舍人禮上壓角未詳何義
按唐裴坦傳載舍人孤絢薦坦為知制誥裴休
使特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頭

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但見休重愧謝
休弗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
文肩輿出床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綬於
庭面北拜廳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
宋丞相作掖垣叢誌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為
是又唐国子祭酒李涪刊誤云兩省官上事
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案北面南而坐判三道案
宰相別施一床連上事官南坐於四隅謂之壓
角自常侍以下以南為上差互相承實垂札敬

何不為丞相設位於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
舍人猶次以坐於丞相之下每陣有序足以為
儀田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礼上宰
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遂為宰相判狀尾罷之
應自此閣長立於東北隅謂之壓角如宋次
道所記也又五代會要至天福五年三月勅中
書門下五品已上於西省上事宰相壓角之
禮且嚴晉書西華之熱余故開張於西華也
復齋謾錄云序序畫舸繫春潭只向行人酒半酣

其不啻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張文潛詩也王季甫嘗愛而誦之然余以謂張特取東坡長短句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川之句若溪漁隱曰余以張右史集遍尋無此詩蔡寬夫詩話以謂此詩嘗有人於客舍壁間見之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之二說竟未知孰是

若溪漁隱曰余於叢話別集云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其果一人邪果二人邪今觀歐陽

鄭永叔詩話云鄭工部文寶於張樸射園吟詩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蔡寬夫詩話云鄭兵部仲賢歐陽文忠稱其張樸射園中一聯以為集中少即前一聯詩是也以此考之則文寶仲賢蓋是二人名與字耳但工部兵部之稱不同西清詩話云緱山王子晉祠詩是鄭工部文寶題則工部之稱與歐公同但蔡寬夫誤作兵部耳余又於前集云夷李幼槃客或謝過之字手比見

臨川謝幼槃文集方知幼槃是謝道字無逸
之弟也其謝夷李却自別是一人矣
四六談麈云王荆公拜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臆詞乃
云若礪礪舟世莫先於汝作有家友續人久行於
公歸或以為先後失倫王初察作宣德門或賞
功制云閣道窮隆兩觀奉翔於霄漢闕庭
煥麗十扇開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

下句不來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話美方謂江廣守詩鱸去

溪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不知珠還合
浦乃後漢孟嘗不可以孟嘗君遷就也

若溪漁隱曰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師至汴口並無山

一惟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為第一山

有詩云京洛風塵千里遠船頭出汴翠屏間

莫論衡霍撞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詩刻

在南山石崖上石崖之側東坡有行香子詞後

題云與泗府遊南山作字書是東坡所書小

字但無姓名崇觀間禁元祐文字遂鐫去

之余頃居泗上皆打得此二碑至今尚存其詞
云北望平川野水荒粵共尋春飛步孱顏和
風弄袖香霧縈鬢正酒酣人語笑白雲間飛
鴻落照相將歸去澹消消玉宇清閑何人無
事宴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
上序錄云世稱太學聚天下士既知道理又無持
祿固寵之累故其品藻人物皆合公議於是
以太學為無官御史臺仁宗謂舒亶曰頗聞
太學生好雌黃人物雖執政官亦畏其口何也

東然則無官御史臺之號恐自此始
東臯稌錄云蔡忠懷東政曰吳處厚教予以差
違得知漢陽不如意忠懷俄出守安穩賦詩
十絕處厚乃箋注文致其怨望疏于朝宣仁
大怒遂竄新州處厚改知衛州素餌疏黃至
是發疽於腦自嚼其舌漸而死者溪漁隱曰
余於叢叢話前集已載持正因吳處厚注其
詩而得罪今錄此事以附益之姑為小人之戒也
四六談塵云四六全在編類古語李義山有金鑰

四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句可馬文正有金
將王岐公最多岐公在中書極致生日例有
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
襲李衛公作文箴云譬如日月雖終古常見
而光景常新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譴見而
朕不悟百姓怨對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
叔通詞也呂成公求退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
東三輔報朝廷萬分無乃出於李黃門邦直
東臯襍錄云熙寧中章子厚奉詔城沅州時陶

者時甘露所降之枝已先祐矣

上序錄云熙寧間有福州洪浩居太學累年其父
以詩寄之云太學何蕃且歸十年甘旨誤底
闈休辭客路三千遠應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
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
前後免使高堂詠式微浩得詩感泣於是揖
諸生遂歸聞而歸者什五六馮建紹聖間始著
歸省之令然猶九年為限崇寧二年推行三舍
有司以學法進呈徽宗旨與學學校以厚人倫申

孝弟而學生有祖父母父母不歸省待立法
有九年之久考之入情頗為未安因改為三年
之限名溪漁隱曰雲齋廣錄亦載前詩以洪
浩為餘杭人
復齋護錄云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
天聖中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詠豈靈草
異芳侯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訥禪
師云山中瑞來一朝出天下名香獨見知張祠
部圖之強名佳客以瑞為睡焉其詩曰曾向石

山睡裡聞香風占斷世間春藕花莫撲枝頭
蝶驚覺南柯半夢人

蒼溪漁隱曰余觀元祐群公文集並無詠瑞香
花詩惟東坡次韻曹子方龍山直覺院瑞
香花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
知淺色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然香圃林
結為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又有西江月詞三首
其一云領中飄下瑞香風驚起謫仙春夢其一
云更看微月轉光風歸去香煙入夢東坡詞

意亦與張祠部詩意相類但能含蓄蓄之耳
茗溪漁隱曰陳子高九日瑞香盛開有詩云豈
和殿裏春風早紅錦薰籠二月時流落人
間真差事九秋霜露却相宜但俗因此詩遂
號瑞香為錦薰籠余嘗嫌其名不雅未能
易之也無此詩亦淺近子高別有古詩一篇意
含諷刺語加微婉得騷人之体格其詩云佳人
在空谷雙星息斜何契濶不有命盛時豈蹉
跎娟之匠廬香如此繁者何香密綴紅粉寶

薰幕宮羅幽密小團團微風自婆婆寂寞
千載初哉蓬艾多何階記方便百金聘
綺羅赤欄青笈舫叮嚀護根窠泥沙亦天
幸扱聯入宣和誰令蘭蕙徒憔悴守嚴阿
許彥周詩話云陳充子高作贈別詩云疾眼
生憎好天色離腸偏觸病心情雖韓偓溫庭
筠未嘗措意至此
茗溪漁隱曰水犀閩中最多路傍往往有恭天合
抱者土人以其多而不貴之漕守門前兩徑自

有三百株至秋花盛開藍輿行清香中殊
可愛也古人賦詠惟東坡倅錢塘八月十七日天
竺送桂花分贈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蕊吐
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鷲峯子落驚鷲前夜蟾
指空處枝空記昔年破戒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開
青妍願公採擷納幽佩莫遺孤芳老澗邊陳
去非有詞云黃衫相倚翠襟層底八月江南
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
恨千年無任庵中新夢一枝喚起幽禪萬僕雅

言有詞云芳菲華底誰會秋一意深綠護
輕黃怕青女霜侵憔悴開分早晚都占九秋
天花四出香七里獨步珠宮裏佳名若桂却
是因遺子不自月中來又那得蕭蕭風味霓裳
舊曲休問廣寒人飛大白酬仙蓋香外無香比
文昌襟錄云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極
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
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携酒一罇來云是
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在止已而奠酒

辭祝再三家入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即
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吳
上庠錄云貢士舉院其地本廣勇故營也有文
又官花一株花初白開次綠次緋次紫故名文官
花枝經年反更為舉院花再生今欄檻當庭
尤為茂盛

夫亦四出香也思國新桂香與對香也其情
神貴而香也爾對新桂開公早新桂香也
茗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五 林後集



